



运河新生，濡养京城

因近代铁路运输的兴起和频繁战乱等等因素，北方运河难以疏浚治理。20世纪初，清廷决定放弃漕运，延续了近2000年的京杭大运河漕运画上句号。

清政府不再对运河进行全面疏浚，一些河段淤塞不通。民国时期，虽有全面整理运河的工程计划，但未能实施。1949年后，黄河以南运河河段在交通运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黄河以北河段虽得到整治，但一些河道长期断流甚至干涸，京杭大运河一直不曾全线通水。

作为通州庞村人，任德永自幼对通州古文化耳濡目染，对运河的故事更是如数家珍。1988年大学毕业后，任德永被分配到通州城当老师，本来学体育出身的他阴差阳错地教上了历史，从此与运河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想让学生们知家乡、爱家乡，运河就成了最合适的教材。他带着同学们走进过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把燃灯塔、葫芦湖、张家湾古城等大运河沿线文物古迹当作课堂，让学生们现场感受历史的美妙与奇特。

后来任德永被调到了通州博物馆。调离学校多年以后，他还经常主动回到校园，继续向同学们介绍运河文化。

但有一件事，对任德永的触动很大。2000年暑期，他带队参加北京市中小学生大运河考察团。当北京城里的学生来到通州北关附近的一道运河船闸时，都不肯下车，因为当时河水的味道太刺鼻、太难闻了。

“孩子们还埋怨通州人民没把运河保护好。”任德永说，当时这一带河道不畅、淤泥堆积，臭味一股股地往周围扩散，谁也不愿意到这里遛弯儿。为了改善运河水质，任德永和相关专家不停奔走呼号，利用各个渠道发声。

也就是在之后不久，2004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最早提出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2005年底，“运河三老”联名向京杭大运河沿岸18个城市的市长发出《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通过新闻媒体发表，信中呼吁：“加快京杭大运河申报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遗产的工作进程。”

公开信发出后，杭州市、扬州市和北京通州区相继作了回应。随着2014年申遗成功，经过综合治理的大运河焕发新生，能更好地服务首都城乡建设与人民生活。

几年间，无数挖掘机与工人在淤积的河道处挖河槽清淤、

局部调堤，越来越多的河道变得水流畅通，水质肉眼可见地好了起来。如今，穿城而过的大运河已然成为通州的独特风景线。“蓝绿交织底，银河串古今，半城温暖半城清”的运河图景，正是让大运河重焕新生的生动体现。

事实上，漕运功能的消亡，从未妨碍大运河对这座城市的濡养，依旧发挥着防洪排涝、供水灌溉、内河航运、生态景观等多种功能。

早在20世纪中叶，我国历史地理学科奠基人之一侯仁之先生就以水源水利的视角融入北京城市史研究，考证出大运河等水利工程与元明清北京城市规划的关系，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

明清时期，虽然大运河的漕运水道不再穿城而过，但这些水道仍然被部分利用为城市水道，曾被大运河串联的积水潭、太液池（后称南海、中海、北海）仍起到了优化北京城市水环境的作用。

在北京城西北，元朝时曾用来调节城市供水量的瓮山泊在明清时逐渐扩大水域，成为了昆明湖，它是“三山五园”的自然山水依托——正是围绕这片水域，清朝营建了蔚为壮观的皇家园林、行宫别苑。

“运河水利工程不仅为中国水利建设、水工技术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也为后来北京的城市水系格局和城市湖泊景观奠定了基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长松认为，“运河的水联结起北京城内众多的河湖水域，滋润着两岸，给北京城增添了不少灵性。现在北京好多带海、河、沟、湾、桥的老地名，虽然可能已经没水了，但或多或少都与运河有关。”

而灵动的城市水环境又为北京市民提供了滨水休闲空间。

位于什刹海西海湿地公园内的郭守敬纪念馆。摄影/应琛

